

溫哥華 1992-3，多倫多2006-7—歷史的重演？

溫哥華 1992-3

九零年代早期，這些『快要成爲』『相調弟兄們』的，認爲溫哥華召會的長老們（謝德健，Borgi Chang和David Wang等）不夠完全的『與職事是一』。他們必須被撤換。需要一個勝利的戰略。何不使用年度的常務會議？特別是使用董事會選舉的機會，一舉把不配合的長老通通趕出去？就像大部分的地方召會一樣，當時溫哥華召會的長老，也已經多年擔任董事會的董事們。但是，這一切都可以改變過來，只要另一組支持水流職事站的董事產生出來取代現有的董事們，召會的領導權就可以改變過來。這樣的策略屬靈不屬靈？不屬靈。這樣作合法不合法？合法。

一位台灣的同工，劉晨曦迅速地被派來帶領水流職事站的戰役。他不知疲倦的勞苦了數月，連同其他從外地來的工人們，包括被認爲有魅力的李光弘，『快要成爲』『相調弟兄們』的——余潔麟，陳實等等——接二連三的到訪。一周過一周，不斷的用特會及訓練灌輸「一個職事」、「一個號聲」，「一個聲音」等等的主题。

他們並沒有直接在溫哥華市作工，而是使用在溫哥華市東面的本那比（Burnaby）市來作爲運作的基地。劉晨曦把信徒們集合起來作禱告、晨興、活力排等的『訓練』。一個晚上過一個晚上招聚協調會議，漸漸的一群聖徒們產生了。經由很狡猾的批評以及對溫哥華召會有偏見地拿來與其他召會作出其不利的比較，聖徒們對長老們的信任逐漸的被破壞。另外一組五位水流職事站所贊同的帶頭者被積極的引進。至終，在常務會議的那個晚上，召會會員被指示要拒絕現存的長老兼董事們，而要投票選出一個新的董事會。當時，溫哥華召會並沒有固定的選舉名單。所以，就在常務會議當天（一九九三年六月13日），三十位支持水流職事站的「訪客」從香港到訪，另一組從台灣來的人也出現在會議中。

在當時的事件中，這些外來的加強部隊顯得有些多餘，溫哥華的長老們，爲了避免聖徒們受到破壞，並沒有強迫要求重選，免得帶進醜陋的爭奪的畫面。就因爲這樣，『不費一顆子彈』的，董事會改選了。水流職事站的『溫哥華操弄手段』超出他們期待的成功了。

藉著這狡猾的破壞戰略，當時的長老們被推翻了，一個新的董事會（林子如，Titus Chen及其同伴）就任了。新的董事就合法的控制了會所，而長老們（謝弟兄，張弟兄等）所幫助建立的會所，現在把長老們屏除在門外。

選舉後的一周內，新的董事們採取一些行動來確認他們對長老們所擁有的合法的權利。會所的鎖被悄悄的更換，隔天傍晚，劉晨曦以勝利者姿態主導了第一場在新政權底下的聚會。當新的帶頭者享受著他們勝利掠奪的滋味的同時，原有的長老們及其支持者被趕出了會所。既然取得了會所，新的帶頭者佔有了大部分的會眾。劉晨曦的「政變」完成了。在這之後，他就成了知名的『會所偷竊者』。

一直以來，歷史是由勝利者寫下的，不是由被征服者寫的。在溫哥華也是這樣。這五位新的董事，向『全球所有聖徒』作報告說，原有的長老們已經事先就宣布他們『意圖從召會的長老職分中辭退』（信件，一九九三年八月12日，第七頁）。然而，在直接的聯繫下，溫哥華的長老們否認他們曾經有這樣的提議——他們從未辭退他們的長老職分。同一封信也證實了這一點，信中引用原有長老們在常務會議四天後的說話，『我們還是溫哥華召會的長老』（信件，一九九三年八月12日，第八頁）。不僅沒有辭退，他們還期待(可能太過天真)繼續擔任長老服事兩群會眾——支持水流職事站的和非水流職事站的——可以同時並存，分享同一個聚會的設施。當原有的長老表達他們從會所被驅離的抗議時，他們被告之要循求法律的途徑解決。那是一個（當然是）殘酷的考驗，現在是董事們（並非長老們）擁有合法的權利；長老們僅僅擁有屬靈的權柄。因此，沒有可能存在這樣的追索權。這個『溫哥華戰略』——使用董事會來驅逐長老——有效。是的，它成功了，但這樣符合聖經嗎？對於這些參與的人使用的這些技倆，如何面對李常受弟兄的話：「在主的恢復裡，最大且最特出的特性就是所作的每一件事都是根據聖經。」（長老訓練，第七冊，第107頁，英譯）？

多倫多 2006-7

十五年後，水流職事站的相調弟兄們對多倫多長老們很洩氣。他們並不『乖乖聽話』。他們不遵守水流職事站的指令——隔離朱韜樞並拒絕他的同工們。最近多倫多覆議委員會發佈了『決定與建議』。在其中他們宣告召會會持續接受倪柝聲和李常受的職事。同時，多倫多召會將繼續邀請朱韜樞去盡職、也邀請他的同工們去服事。他們不願意成爲水流職事站的召會。真令相調弟兄們洩氣！

水流職事站的相調弟兄們要怎麼作？何不套用『溫哥華戰略』？水流職事站的老工們很快的被派遣到多倫多地區，不是到多倫多本地（何必冒正面衝突的危險？），而是到鄰近的Brampton。那些不想善罷甘休的人，就打發有名望的弟兄們去了——包括陳實（相調弟兄們中帶領的一位），李光弘（一位富有個人魅力的台灣同工）和劉晨曦（『會所偷竊者』、水流職事站『溫哥華戰役』的設計師）和Bob Danker（水流職事站的第二階層）。還有一些外去的配角（包括Greg Spencer，前多倫多長老；David Sissons，溫哥華長老；Rick Persad，那翰全時間訓練中心畢業生，溫哥華全時間等等），去支持這些弟兄們在Brampton舉辦『活力生活訓練』。這是二〇〇六年十二月，水流職事站在多倫多的第一階段的戰役。

過了新年，進入了第二個階段。突然間，多倫多成了「假期熱門景點」，任憑它冰凍的溫度又缺少雪景，陳實又來了，很快的跟進來包括，Ron Kangas，Albert Lim和Benson Phillips。水流職事站董事長Benson Phillips不記得什麼時候來過多倫多，幾年以前他說，「我從來沒有去過那哩，我不認爲，我也從來沒想過要把腳踏進加拿大的多倫多」（二〇〇四年七月三日）。現在，突然之間，Benson弟兄對多倫多有了『負擔』。這些提到的，只是當中那些有名望的『大弟兄』。扮演配角的——Rick Persad，Greg Spencer等等——也都還在那裡。

『活力生活訓練』的『案發』現場，已經改變到Richmond Hill，只是他們的戰略及目的仍然沒有改變。

有什麼問題？有什麼目的？

有人會問，「有什麼問題？『活力生活訓練』有什麼錯？」我們問，「有什麼目的？長期的目標是什麼？」爲什麼這麼多『大弟兄』來到Brampton，一個只有二十個人的召會？或者來到Richmond Hill，一個才在幾個月前『私生』（按Albert Lim的描述）的召會。是否在這裡正在套用『溫哥華戰略』？是否歷史正在重演？是否有陰謀要推翻多倫多的長老們，奪取他們會所的控制權，將多倫多帶回到『水流職事站一團的』？爲什麼有名望的弟兄突然去多倫多地區訪問？爲什麼這些外去的弟兄試著要影響那裡的聖徒？他們是不是去那兒『對付召會』？他們有這權力嗎？最近在水流職事站附屬的一個網站上發表的文章中公開的承認，『現在在多倫多正在上演的劇情，和一九九〇年代早期在溫哥華召會發生的事件』之間『有很多的類似』（AFaithfulWord.org，二〇〇七年一月二十二日，英譯）。我們全然同意這個聲明，所謂關鍵的『類似』（我們信）正如本文上面所提到的要點。我們鼓勵所有不論是在多倫多召會的一員，或是不在其中的外界客觀的觀察者，一同來就著本文前面描述的溫哥華歷史事件的光中，一同考量現在正在多倫多所發生的一切。李弟兄曾警告說，「假設有些弟兄們從別的地方，來到了某個地方，要干預那地召會的情況。凡明白真理並實行真理的聖徒都應該站起來，說，『住手！這是階級制度。你們這些弟兄們有什麼權柄來這裡這樣作？誰給你們這個權柄？這是屬人的組織。…』（真理信息，第五頁）

憂心弟兄們

二〇〇七年一月